

Alvaro Barrington

Party, 2024–2026

09.06.2026

20.06.2026

MASSIMODECARLO Pièce Unique 荣幸呈现艺术家阿尔瓦罗·巴林顿在画廊巴黎空间举办的首次个展《派对》（2024–2026）。

《派对》属于巴林顿所称的“剪纸绘画”系列新作。这些作品不仅涉及流动与归属的主题，更将其具体呈现出来。该作品最初于2024年在英国泰特不列颠美术馆委约项目《恩典》中展出；随后于2025年诺丁山狂欢节期间，被安装在“红树林之声”音乐卡车上，作为集体庆典仪式的一部分穿行于伦敦西区街头；如今来到巴黎 Pièce Unique 画廊展出。

作品以粗麻布为媒介，结合丝网印刷图像、令人联想到法国艺术家马蒂斯的金色剪纸拼贴，以及巴林顿家族女性世代相传的缝纫技艺。所有元素被置于由回收木材和波纹金属构成的框架之中，呼应加勒比地区的民居建筑风格。

巴林顿出生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，父母分别来自海地和格林纳达。他成长于加勒比地区和纽约布鲁克林之间，目前生活和工作于伦敦。他的创作始终游走于绘画与纺织、艺术史与嘻哈文化、美术机构与街头文化等不同领域之间。

与此同时，巴林顿还正在第六十一届威尼斯双年展展出《1991年劳动节游行》——一辆覆盖着绘画和毛线作品的卡车，唤起人们对布鲁克林西印度劳动节大游行的记忆。在这两件作品中，同样的问题不断浮现：一种文化如何在空间中被携带与延续？人们如何共同庆祝？又如何从离散与迁徙的经历中创造欢乐？

访谈

《派对》最初在泰特不列颠美术馆展出，之后出现在诺丁山狂欢节的音乐卡车上，如今又以重新创作的版本来到巴黎。对于一幅绘画来说，这样的经历非常罕见。当作品穿越如此不同的环境时，它会发生变化吗？

阿尔瓦罗·巴林顿：

每一次展出，这件作品都需要回应不同的机会和情境。在泰特美术馆，它是《萨曼莎》雕塑的背景画；在诺丁山狂欢节上，它成为化装游行参与者的背景；而在最新版本中，它则成为一个与绘画史展开对话的系列作品，其中马蒂斯的剪纸艺术是最重要的参考之一。

你的许多创作方法都来自前人——家族中的女性、从未被记录下来的传统，以及存在于双手中的知识。你觉得是你在承载这些传统，还是这些传统在承载你？

巴林顿：

我觉得自己一直被这些与生俱来并生活其中的传统所支撑、所拯救。如今，我也有责任把这些传统继续传承下去。

在一个越来越沉重的世界里，你不断回到“欢乐”这一主题。但这种欢乐并非逃避现实，而更像是一种反抗。它从何而来？你是否需要努力去维护它？

巴林顿：

“欢乐”这个词很有意思。它和“社区”一样，已经被过度使用了，尤其是在“黑人欢乐”“抵抗”等语境中。我其实并不会用这样的框架来理解自己，也不觉得它适用于我的生活。我不是一个所谓“充满欢乐的人”。

我觉得这种观念有某种危险之处，就像“纯真”这个概念一样。按照我的成长环境，我们更常说的是：这段经历是否美好、是否值得铭记。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大家都玩得很尽兴。”就像说唱歌手大人物·斯莫尔斯说的那样：“我有故事要讲。”

人们希望拥有可以讲述给别人的回忆。我努力创造令人难忘的相遇与经历。有些记忆会留下伤痕，让人关闭好奇心，失去自信；而另一些记忆则会打开你，也打开你周围的世界。

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创造这样的相遇——让我们变得更加开放。悲剧性的经历同样可能让人获得新的可能性。与深爱的人分手，既可能让人发现新的爱情和新的经历，也可能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。

在你的艺术家声明中，你写道：“最美好的事物往往来自正在哀悼的人，而他们创造出来的却是欢乐。”回看《派对》以及它经历的一切，你觉得这是否正是作品的来源？

巴林顿：

我的艺术家声明里有许多内容其实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。我觉得这些话在概念层面很有意思，但并不意味着我完全认同它们。我只是不断思考这些观点。

哀悼是一种人必须面对的状态，就像饥饿、疲劳或欲望一样——饿了就吃，困了就睡，有欲望就去满足。人们往往会牢牢记住自己哀悼的时刻，因此在艺术创作中重新挖掘这些经历也变得相对容易。

如果这场展览有一份播放列表，它会从什么音乐开始？

巴林顿：

2016年至2021年期间的索卡（Soca）音乐混音集。

以下是译成**简体中文**的版本，尽量保留原文艺术家声明的语气、断句和诗性特质：

阿尔瓦罗·巴林顿

阿尔瓦罗·巴林顿艺术家声明摘录

我的人生不是记忆本身，而是我讲给自己听的、关于自己的那些记忆叙事。

弄明白这一切很难，对此我感到抱歉。

种族主义、肤色歧视、阶级主义、肤色偏见、性别歧视、父权制、去中心化白人视角。

毫不在乎。/

马拉松仍在继续。/

艺术关乎学习如何存在；绘画关乎你眼前之物，关乎学习如何观看。/

“艺术家不应向左看，也不应向右看。艺术应当强大、非顺从，最重要的是，始终保持个人性。”

我宁愿失败在自己的想法上，也不愿成功于别人的想法。

我太热爱这一切了，以至于无法接受你的漠不关心。

我经历过的事情很可能会冒犯你——我是埃梅尔达的大儿子。

起初它是真实自然的；过了一段时间，它变成了某种更为建构出来的东西。

许多最美的散文与诗歌，都是由那些正在哀悼的人写成的，而他们最终创造出来的，却是欢乐。

作品

阿尔瓦罗·巴林顿

《派对》（Party），2024–2026

油彩、丙烯、Flash颜料、珐琅漆于粗麻布之上；丝网印刷粗麻布、棉麻布、上蜡棉线。

回收木材、波纹金属及珐琅漆装框。

255 × 196 厘米（100 3/8 × 77 英寸）